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# 话剧《你好，疯子！》“烧脑”亮相广州 韩庚 戏剧舞台首秀 体验不疯魔不成活



### 看点 韩庚解锁 话剧首秀



电影版之后，万茜再次以主角Icy的身份登上话剧舞台

韩庚在《你好，疯子！》十周年纪念版贡献了自己的话剧首秀，尽管已经从韩团偶像艺人转型影视演员多年，但这对韩庚来说，仍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剧中，韩庚所饰演的Sunny是一个正义感爆棚、有学识、有胆识的记者，“从进组排练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觉得特别开心。我太太卢靖姗有来探班，她也特别喜欢剧组的气氛，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合作。组里大家都非常专注，每天全神贯注地在聊表演的每一个细节。我也搜集了关于角色职业的很多资料，每天琢磨。毕竟，积累得越多，舞台上展现得才越多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”

韩庚亦发挥自己的舞蹈优势，为话剧重新设计了舞蹈段落。韩庚透露：“编舞这个事儿是饶导很突然地提议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大家嘴上很谦虚，但实际上舞蹈水平都很厉害，练得又快又好。我们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，就把改编舞蹈的任务搞定了。”

此次登上话剧舞台也让从小学习民族舞表演的韩庚感觉很亲切：“从12岁起我

就登台表演，虽然演出的种类和形式不一样，但是在舞台上和观众面对面交流的体验是一样的。”

出道十几年，从韩团偶像到影视演员、娱乐公司投资人再到新解锁的话剧演员身份，韩庚认为每一种角色和身份都能给自己带来不同的多巴胺：“影视能把你最好的状态集合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，舞台表演和话剧会有很多即兴、现场、未知的东西。”

韩庚表示：“我觉得偶像也好，演员也好，人在什么岁数就干什么事儿。另外，我也觉得人生需要更多的尝试和不同的体验。这都是学习的过程，人活一辈子，要学习一辈子。还要体验不同的酸甜苦辣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我觉得过往的经历都是必不可少的。”



《你好，疯子！》是韩庚（右一）的戏剧舞台首秀

## 版本 演出十年升级2.0版

话剧《你好，疯子！》首演于2013年，是饶晓志《你好，疯子！》之后的又一部黑色幽默题材悬疑话剧。首演至今的十年间，该剧共计演出数百场。

剧中，女主角Icy是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人，导演借助她向大家呈现了另外6个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“普通人”。当Icy和另外6个人被放置到精神病院，由此疑问产生：当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疯子的时候，你该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疯子？当所有人都是疯子的时候，你该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疯子？故事中的7人将如何走出精神病院，如何走出这个房间？Icy的真正身份又是什么？……全剧迷雾重重。

此次上演的版本中，不仅在剧本台词中与时俱进地加入了诸多流行语汇和新梗，在主旨立意上也有了升级。饶晓志坦言“如何给观众讲一些有新感觉的事”是自己面临的关键难题：“这种对新鲜感的追求不一定是为观众准备的，有可能是为我们创作者自己准备的。一个定格在10年前的老故事可能也很美，但戏剧有加法、再升级的可能性，这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。所以，这次我们把10年来对人性、对AI的思考和沉淀放

了进去。希望这部剧到20年的时候，依然能成长。”

除了重新架构剧本外，《你好，疯子！》十周年纪念版在舞美布景和灯光设计上进行了颠覆性改造。通过诸多无处不在的舞台“小细节”，以及多媒体影像、灯光、音响的多方位配合，呈现出融合了悬疑、黑色、疯狂、荒诞等多元的舞台层次感，“美”与“丑”、“善”与“恶”都将在这样的舞台空间中被加倍放大。

饶晓志表示：“10年前，《你好，疯子！》第一次在北京创排时，是一个小剧场的作品，10年之后它成长为一个大体量作品。相应的，它的舞美设计不可能停留在过去半笼统的舞美语汇上。这一次，我们在舞美设计中，埋下了一些‘生肌’，还重点结合了影像素材的运用。比如，喜欢万茜的观众就可以在画面中看到万茜尚有点婴儿肥的旧影像，给观众一些跨时间的感受。”

十年之后，饶晓志对《你好，疯子！》进行了重新解构



## 内涵 所谓“疯子”可褒可贬

2016年，由话剧《你好，疯子！》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。影片中，万茜1人分饰7角，演绎了6分钟长镜头。从不动声色到突然爆发，情绪落差极大。这次十周年纪念版，饶晓志邀请万茜再次以主角Icy的身份登上话剧舞台，电影中的长镜头片段也在话剧舞台上被保留，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了更多升级和创新。由同一演员演绎的、基于不同艺术介质的两段同情节表演难免被拿来比

较。二者有何差异、哪个更加精彩也成为观众关注的重点。饶晓志表示，二者各有千秋：“电影版本中，我们的镜头一直在缓慢推进，观众能清晰地看到演员面部表情的变化。戏剧舞台上，演员需要调动整个身体的肢体语言去演绎角色变化。大银幕非常细致，戏剧舞台则非常直观，所以，确实各有千秋。”

另外，《你好，疯子！》作为一部群像戏剧，各个“疯子”的表现都极为重要。同时，“疯子们”又各有现实身份，有的是司机、有的是记者、有的是医生、有的是老师、有的是网红……因此，要求演员们在荒诞中演出实感来。

“构建这个故事的最大挑战，在于每一个‘疯子’首先是这个社会当中某一种职业从业者，比如司机、记者、网红、医生、老师。我们首先要让观众相信他们是对应的职业人，再把把这些具有不同职业特征的人放到密闭的环境下，让角色利用自己的职业特性，在剧中求助、自助、互帮互助，从而推动剧情。”饶晓志表示。

至于剧中对于“疯子”的定义，饶晓志也给出了导演视角的解读：“这个字眼，有可能是贬义的，也有可能是褒义的，比如‘不疯魔不成活’就是探求寻找自我价值的一种状态。”

《你好，疯子！》是一部群像戏剧，呈现了拥有不同职业的“疯子”

# 下乡挂职

□汪志勇

陈刚从处长办公室出来时，正好在门口遇见科长胡海平。

他看着胡海平那张铁青的脸，心里有点发虚，刚才汇报工作的时候，是不是没把门把关严实？刚才处长随口问了一下他对科里的情况是否有建议，他就忍不住地提了点看法，当时一激动，说了几句对胡科长不敬的话。

接下来的一个下午，陈刚都无法安心工作，不时看着窗外的香樟树发呆。

晚上，他把担忧告诉了妻子。他们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都不想再回老家，就一起来到南方找工作，最后他顺利考上公务员，妻子就找了家民办学校当老师。民办学校老师很辛苦，早出晚归不说，还有招生任务，完不成任务就得扣奖金。

妻子一听也着急了。“你

好歹也在机关里待了十年了，科长如果不是处长信得过的人，早就被调走了，你怎么能在处长面前说科长的坏话？”

陈刚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他说：“要命的是，最近科里要调一个人下乡挂职锻炼。”妻子一听更生气了：“你怎么能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掉链子。儿子还在幼儿园，接送孩子就靠你悄悄溜出来。你说你要是下乡了，我们娘俩怎么过？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你现在去给科长解释解释。”妻子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
陈刚本不想去，可是禁不住妻子的唠叨，只得勉为其难。临出门前，妻子给他兜里塞了两千元：“别空手去。”

胡科长的家住在他当地新建的一个豪华小区，离陈刚的家并不远。陈刚骑着自行车，穿过两条马路，来到了科长家

楼下。他转了两圈，才下定决心上了楼。当初还是科长搬新家，大伙凑份子到他家祝贺，他才认了门的。

陈刚小心翼翼地坐在科长家的沙发上，和科长解释白天在处长那说的话。可科长铁青的脸还是那么难看。陈刚的掌心都出了汗，他才不好，感觉越说越说不明白了。

这时，科长夫人拿来一个药瓶给科长，胡科长吃了里面的药，脸上才渐渐有了血色，不像之前那么难看了。“最近胃疼，所以脸色不好。”他脸上一丝笑意，不经意地看了看陈刚，却闭上了眼睛：“我有点累，想休息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”陈刚摸了摸口袋，却犹豫了，手没伸进去，便不得不离开了。

“小陈，你也来了。”陈刚没想到会在楼梯口与同事老马面对面撞了个正着。

他很奇怪老马口中的“也”字。而老马以为陈刚已经晓得他的来意，很直接地说：“这次科里下乡的名额，听说去当副乡长，而且很有可能一年就转正，机关里竞争太激烈。”

陈刚倒不笨，他立刻明白了老马来干什么的。听老马的口气，可能科里其他人都来拜访过科长了。这时他有一丝后悔，没把兜里的钱塞在科长夫人手里。

回家后，妻子接过没有送出的钱，又狠狠地骂了他一通，可别无他法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下乡名单很快出来了，陈刚意外地被推荐出去当副乡长。

难道处长帮忙的忙？陈刚疑惑了，他决定去处长那探个究竟。

办公室门虚掩着，他听到

科长在里面说话。

“我怎么也想不通？怎么让陈刚去？”

“他知道你的事太多了，留在身边是个定时炸弹。”处长的声音冷冷的。

陈刚悄悄地离开了。回家后，他便把老母亲从乡下接来照顾妻子，自己准备安心下乡当官了。

没想到三天后，他被纪委的人请去“喝茶”。他们拐弯抹角地盘问了半天，陈刚才搞清楚，是有人举报他这次能当上副乡长，是贿赂领导得来的机会。他只能反复解释自己那天为什么会去科长家。

一个星期后，他没被揪出任何问题。倒是处长和科长都宣布出了问题。组织部开会宣布，陈刚仍调回原单位，接替副科长职务，下乡一事从别的处另外调人去了。

# 后门

□梁柏文

成伯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，都留在城里工作了。成伯手头宽裕了，便把原本近三百平方米的宅基地，改建成一幢新楼房。住房只用了八十平方米，屋后留了后院，又种菜，又栽花。过年时，儿媳买回玫瑰、百合栽种，又挂上秋千，小院看上去好不惬意。最让儿媳满意的是成伯给后院留有连着客厅的后门，从家里出入花园非常方便。

这年，又快到过年了，儿子刚升迁，一家子决定回家过年报喜。成伯却突然好像有些心事。他坐在沙发上沉吟良久，跟老伴说，他要封堵出入后院的门。

老伴不解，说好好的门口，堵上它干啥？

“学问大着呢。”成伯若有所思道。

“你是迷信吧，担心漏财？都快过年了，迟些再堵不行么？”老伴埋怨道。

“就是因为快过年了，才正是时候呢。”成伯说干就干，很快就请人拉来砖和泥，砌墙上灰……最后他摸着尚未干透的

门墙，脸上露出狡黠的表情。

两天后，儿子一家兴高采烈地回来了。成伯看见满车的礼品，有些吃惊。

儿媳一走进客厅，就一眼看见出入后院的门被堵上了。她问道：“这门干嘛要堵上？”成伯刚好拿着东西走进来，看见儿媳盯着自己问，有些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堵上好啊！”

儿媳埋怨道：“走后门挺方便的啊。”

“方便是方便，可不安全，容易出问题啊！”成伯意味深长。

儿媳有些不高兴了，一张脸阴了下来，不依不饶地继续问：“这总得有个理由吧？”

这时儿子也拿着东西进门来，刚好听见老妈在说老爸是担心后门“漏财”，所以才堵上的。而老爸正对老妈瞪眼道：“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！我的房子，我做主。这理由充分吧？”一时间气氛似乎有些紧张。

儿媳一扭身子，悻悻地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儿子看了看墙边已堆成山的各种礼物，又看了看被堵上的后门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他放下东西，进房劝媳妇：“堵就堵了，老爸做事自有道理，不就是多走几步路去后院吗？”

因为被堵的后门，过年气氛也有些尴尬。大年初二，儿媳就吵着要回城，儿子本想在家陪父母多住几天，最后也只好作罢。

成伯和老伴像以往一样往车上塞满儿媳喜欢的各种乡下特产，还把那堆儿子带回来的礼品也原封不动地装上了车。儿媳脸色更不好看了，她一声不吭地上了车。儿子知道媳妇还在跟老爸闹别扭，多少还有些埋怨自己不帮她，但当着爸爸妈妈的面，他也没说什么。跟父母道别后，他发动了车子。

“其实，老爸这样做，是为我们着想呢！”回城的路上，儿子突然开口打破了车内的沉默。

媳妇却不以为然地扭了扭头。

“你这么急匆匆地要回城，除了有些生气，其实是想等人家上门拜年送红包吧？”儿子笑了起来，跟媳妇打趣。

被说中心事的媳妇尴尬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儿子接着说：“其实，我明白老爸的用心良苦，他是怕我误入歧途，在敲警钟呢！”

看着媳妇有些不解地向自己，儿子说：“我刚刚升迁，老爸就堵‘后门’，他是在暗示我们，以后为官要不贪不谋，办事公道，拒绝所有送礼、求情的人走‘后门’。”

媳妇“啊”了一声，终于恍然大悟。但她还是嘟囔着：“何必这么转弯拐角，直说不要贪污受贿不就行了。”但明显她还是接受了老爸的做法，想了一会，主动说：“看来这后门的的确堵严实点了……要不然，回去后我把年前收的那些红包和礼物都退了。退不了的就转纪委。”

# 地摊

□霍寿喜

前段时间，小区门口总蹲着一个老头，前面铺几张废旧报纸，上面放着一些古铜钱、鼻烟壶及脏兮兮的东西。

有一天路过，我随便问了一句：“你这些都是古董吧。”老头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也不当古董卖，反正都是从乡下收上来的。”

老头的活有点出乎我的预料，印象中卖假古董者，总会强调“古董之贵重”，可这老头却说“从不当古董卖”。我虽然不爱收藏，但我家大哥喜欢老物件，所以我便从老头的地摊上挑了几样，问了问价钱。都不是太贵，从十元到几十元不等。想起上个月就是大哥生日，我正为生日礼物烦恼的我盯上了一只绿锈斑斑的小铜碗。老头挥挥手，“六十元拿去罢。”我还价五十元，老头转脸就不睬我了。这反而令我高兴——看样子

也许是真货？老头接线时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哪是卖古董的钱啊！”

晚上，我送“礼”到大哥家。大哥一看铜碗就乐了：“这东西我很喜欢，就是本地的铜工艺厂生产的。”见我发愣，大哥又补了一句：“不过，伪装得还可以。”说罢，他从藏柜里取出一只古铜壶，一比较，果真就看出是赝品。

翌日，我找到老头，愤怒地质问：“这么大了年纪，怎么能卖假古董呢？”老头的语气依旧不紧不慢：“我早说过，这些东西，我从不当古董卖……”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下班回家，见老头在地摊边上又铺出一块一米见方的“广告布”，上面印着三行放大的伍分、贰分、壹分铜币图案，对应标注着发行年份和收购价格，低的几十元，高的数百元。这回，他似乎是要收硬

币了。

我突然想起家中也有一罐弃用的硬分币，要是拿来卖给他，也能把那个铜碗的钱收回一点。但家里那些钱币的具体发行年份我可想不起来，恰好见老头手里拿着一叠“广告纸”，内容与“广告布”一模一样。我笑着问：“能不能把你手里的纸给我一张？”老头都没看我一眼，道：“一元一张，收点成本费。”

我嘴里嘟囔道：“你这成本也太高了。”心里却想：万一家里的钱币有几枚“上榜”，可就赚大了。所以，我还是爽快地掏出一元铜币，拿着那张薄纸回了家。

回家后第一件事，就是将钱罐里的硬分币倒在桌上，然后我开始一枚一枚地校验。看得我眼睛都有点疼了，却找不到一枚能“上榜”的币——不是面值相差，就是



秋荷

小靳摄

年份相隔。最后，我气恼地将“广告纸”撕了个粉碎。

第二天下班，又路过老头的摊子，我没忍住，上前好奇地问：“你每天能收购到多少符合条件的硬分币？”老头这回看了

我一眼，嘿嘿一笑：“这上面的硬分币确实很难收到。”但他接着挥了挥手里的“广告纸”，“不凑巧，这广告纸，我每天总能卖掉好几十张，收入主要就靠它了。”